

第十四课 一个护教的故事

从前有一个人，名叫吴防卫。他听人传福音，就接受了耶稣为他生命的救主，只是他不太会为信仰辩护。信了耶稣之后，吴防卫心中充满了喜乐，而且非常火热，要传福音给别人。他就去拜访邻居夫妻，多疑的淮一傅和固执的兹信琦。走进他们的庭院，吴防卫就想起了他们一同度过的许多夜晚。那时，吴防卫还不信主耶稣，他们在一起总是嘲笑邻居中信耶稣的人。吴防卫希望兹信琦和淮一傅一家人都能慢慢晓得基督里的新生命，这新生命是他白白地得来的。兹信琦和淮一傅已经听说吴防卫归信了什么“新的宗教”。当他们欢迎吴防卫进门的时候，就已经打定主意，要让吴防卫明白回头是岸。一场冲突是在所难免了。吴防卫想方设法告诉这对夫妻，他们需要接受基督的救赎，但是，说到每一个地方，兹信琦和淮一傅都会打断，表示反对。

兹信琦大声地说：“其实，你并没有真正相信你的宗教是真的，对吧？讨论宗教真是荒唐。你我都知道，基督教是不合乎科学的迷信。别再这样了，吴防卫！不要期望我会相信这无法证实的东西。”

吴防卫感到非常惊奇，因为他自己信主的时候，并没有遇到这样的困扰。“也许这只不过是兹信琦的固执而已，”吴防卫自言自语说。此外，那个淮一傅对福音信息的反映也没有好到哪里。

“吴防卫，我知道你是真心实意的，你的心意也是好的。但是，我认为对宗教之事无法确定。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宗教，我们无法决定哪一个宗教更好，”淮一傅说。“你说要与上帝同在，必须信靠耶稣。你这样说，也太自高自大了，而且也是心胸狭窄，不宽容别的宗教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要更谦虚一点。”

淮一傅的反应，使吴防卫不得不思考。“也许我在信靠基督之前，并没有仔细地思考。也许我自己是太固执己见了。”不会辩护的吴防卫垂头丧气、疑惑重重地离开了淮一傅和兹信琦一家。

在回家的路上，吴防卫遇到了他新结识的一位基督徒朋友，名叫石证嘉。石证嘉抱着厚厚的六大本书，他总是带着很多书籍和文件。石证嘉很有头脑，但他总是说：“总是有什么新的事实出现。”吴防卫就把他和淮一傅与兹信琦的交锋告诉了石证嘉，石证嘉很是同情。他也曾经和很多朋友分享福音，因为对方不信而感到过沮丧。石证嘉劝解说，“你所遇到的问题是，你没有充分的弹药来支持你的见证。要说服不信的人，你要用事实作证才行。”吴防卫和石证嘉就开始谈论证基督教的证据。石证嘉在各个学科中发现了很多对基督教观点极其有利的证据。事实上，石证嘉积累了一大堆支持基督教的证据，越攒越多。石证嘉的自信使吴防卫万分惊喜，他就邀请石证嘉一起重访淮一傅和兹信琦一家。

淮一傅和兹信琦在此见到吴防卫很高兴，也欢迎石证嘉一起到他们家中。吴防卫介绍石

证嘉，说他是一个“晓得事实根据的基督徒”。淮一傅和兹信琦都为此感到高兴。现在他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吴防卫的思想了。

“吴防卫告诉我说你们不是基督徒，”石证嘉开始谈话。“你们不相信基督，是不是有什么特别原因？我发现有很多的事实表明基督教是合理的信仰。”

石证嘉首先列举了上帝存在的证据，开始读给兹信琦听：“首先，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有某种上帝存在。其次，因果律显明世界的存在必然有一个神导的起因。第三，宇宙的次序表明有一位上帝存在，他是宇宙次序的设计者，”石证嘉很有信心地一一道来。

固执的兹信琦指着房间里的书架说，“你不知道这些证明都过时了吗？很早以前都被人否定了。你不能因为有许多人相信上帝的存在，就证明说上帝确实存在。有史以来，人们相信的东西多着呢，后来都证明是错误的。另外，谁说世界必须有一个神导的起因？因果律本身就是值得争议的，即使我们暂时不管因果律如何，从逻辑的角度而言，世界的终极原因并不是上帝，而是物质。再者，世界的涉及可能来自偶然的组合，或者众神们努力的结果，为什么非得是你所称的上帝呢！假如你没有更好的解释，我担心你的事实并没有什么说服力，石证嘉。”

石证嘉有点灰心，他转向淮一傅。淮一傅说：“石证嘉，我不像兹信琦那么确定，但我确实知道你的证明也是不确定的。要知道上帝是否存在，并不容易。支持上帝存在的证据，我见到过；不支持上帝存在的证据，我也见到过。我想任何一个诚实的人，在这个问题上最好还是沉默不言。”石证嘉虽然受到了阻挠，但他并不就此认输。

“为了辩论的缘故，让我们姑且假定有一个神存在，”石证嘉建议说。

淮一傅和兹信琦都表示同意。

“我相信耶稣是道成肉身的上帝，圣经是上帝的话语，”石证嘉争辩说。

淮一傅和兹信琦回应说，“你有什么证据来支持你的这些主张呢？”

石证嘉说：“耶稣宣告他就是上帝，他不是疯子，也不是骗子。所以，他必定是上帝。”

兹信琦沉不住气了，她说：“石证嘉，我不是疯子，也不是骗子，如果我确信我就是上帝，并且这样宣告，难道这就证明我是上帝吗？另外，很多著名的历史学家都在争辩耶稣是不是真有其人。如果真有其人的话，他是不是真的自己宣告是上帝，还是一个问题。你不能因耶稣自己宣告是上帝，就证明他是上帝。你最好还是去找更有说服力的事实来作证，石证嘉先生。”

“复活的事实如何？”石证嘉回答说，“那坟墓是空的，这当然证明耶稣是上帝了！”

兹信琦争辩说：“首先，要说耶稣确实复活了，你需要提供更多的证据来说服我。我想，如果耶稣不是上帝，就会有更合理的解释。”

“我也不赞同你的说法，石证嘉，”淮一傅承认。“宗教神话多的是，令人不可置信，不可能知道哪是真的，哪是假的。”

石证嘉几乎绝望了，他的语气变得有点强硬：“圣经说这些都是真实的，而且我能证明圣经是值得相信的。圣经中，没有任何的矛盾之处。历史学家和科学家都证明圣经是可信的。

圣经本身也宣告是上帝的话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兹信琦争辩道。“我认为圣经中充满了矛盾之处。耶稣是人，同时又是上帝，这合乎逻辑吗？另外，有许多著名的权威人士说，历史、科学和圣经有清楚的不同之处。”

淮一傅也插话说：“我知道你的心意是好的，但是你的证明并不令人心服。”

这时候，吴防卫插言说：“石证嘉，算了吧，你搜集了许多事实资料作证明，但我看，你和我一样辩护不了什么。我想你现在也是黔驴技穷了。”

“确实有点，”石证嘉回答说。“我想，我从来没有遇到过思路如此敏捷的不信者。我们需要回家尽力搜集更多的证据。”

“这有什么用处呢，”吴防卫说。“你自己去搜集事实吧。我看这些事实帮不了我什么。”这样，他们就向淮一傅和兹信琦道再见，各自回家去了。

次日，不会辩护的吴防卫遇到了号称是“圣经能手”的纪尧真。听前天晚上发生的事，纪尧真说：“我早告诉你就好了。石证嘉搜集事实来证明基督教信仰，他的方法本身就不对。你绝对不会说服不信者相信的。我们所能作的就是传福音，并要求他们相信。”

对吴防卫来说，纪尧真所说的至少一部分是对的。石证嘉的所有事实都无法说服淮一傅和兹信琦。“也许纪尧真是对的。也许对于基督教信仰，我们不应试图辩护什么，只要传福音就够了，”吴防卫心里对自己这样说。“纪尧真，我们一起去拜访淮一傅和兹信琦，看看你的方法是不是比石证嘉方法好，”吴防卫说。纪尧真表示同意，两人就一同出发，准备迎接另一次会面。

“淮一傅和兹信琦，”吴防卫说。“我想让你见见我的朋友，‘圣经能手’纪尧真。”

此时，淮一傅和兹信琦对吴防卫的基督徒朋友有点怀疑了，但他们还是保持礼貌。

“进来，请坐，”淮一傅勉强地说。

纪尧真开始与淮一傅和兹信琦分享他对基督的信仰，说：“我希望你们把石证嘉昨天说的那一套忘记。他想用事实向你们证明基督教，这种做法是错误的。基督教不是合乎人的理性的，基督教所需要的是信仰。”纪尧真继续说道，“事实上，科学和理性是邪恶的。要认识上帝，你只需要凭着信心相信圣经上所说的就好了。假如我们试图通过思想明白基督的宣告的话，那就永远也无法明白真理。”

“为什么我要信圣经呢？”固执的兹信琦问道。

“你必须相信，因为不信圣经是错误的，”纪尧真回答说。

“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们毋需思考了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我不知道淮一傅怎么想，但我自己确信你们基督徒实在是强词夺理。你和我一样，知道基督教是荒谬的、非理性的，所以你就主张不要思考，不要推理。如果没有一些可信的基础，我是不会相信圣经的，”兹信琦总结说。

“我想我的看法和兹信琦一样，”淮一傅说。“如果对于基督教，我毋需思考推理，我怎能决定基督教正确与否呢？从你的角度来看，一种宗教和另外的宗教一样，都有可能是真实的，关键是信。石证嘉从以事实作证据来说服我们，我们很难接受。你的观点更难于让人赞同。”

这一次吴防卫又很失望，他拉起纪尧真的胳膊，嘟嘟囔囔地说，“算了吧，纪尧真，我们还是回家吧！”

后来，吴防卫遇到了郑二柳，很快他们就谈起淮一傅和兹信琦的事来。

“郑二柳，你知道，”吴防卫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。“当我知道无法为基督教信仰辩护的时候，我真是失望极了。”

“等一等，”郑二柳打断说。“基督教是可以辩护的，只是石证嘉和纪尧真不知道如何为基督教辩护罢了。圣经也吩咐我们要‘回答各人’（彼前 3：15）。”

“我知道我确实相信基督，但淮一傅和兹信琦确实能够使石证嘉和纪尧真的辩解几乎无法立足，”吴防卫回答说。

“是的，我也认识石证嘉弟兄和纪尧真弟兄。他的意图是好的，也很尽力，但他们所用的方法不合乎圣经。我不能保证淮一傅和兹信琦一定能成为基督徒，但我敢保证，合乎圣经的方法会给他们提供充分的根据，使他们可以考虑接受基督教的观点。再者，这也能够鼓励你自己，增强你的信心，”郑二柳说得很认真。

“郑二柳，我现在很难相信你所说的，但是，我想我也应当给你一个公平的机会。你的方法到底是什么？”吴防卫问道。

郑二柳就向吴防卫解释了合乎圣经的护教方法，并告诉他在不同的对话环境中，应当如何使用。“首先，你要明白，”郑二柳对吴防卫说，“不管是石证嘉，还是纪尧真，他们在为基督教信仰辩护的时候，都有正确的地方。石证嘉所坚持的是基督教可以用理性来辩护，这是正确的。与不信者辩论，在护卫基督教信仰的一个重要部分。另一方面，纪尧真的主张也很重要。他所高举的是圣经，因为人绝对不能凌驾于圣经之上来裁判圣经。所以，纪尧真把上帝的话语作为不容质疑的权威来向人宣告。”

“但问题是怎样才能把这两种观点结合在一起呢？”吴防卫问道。

“圣经为我们提供了答案！在《箴言》26：5—6节说：‘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，恐怕你与他一样。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，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。’”

“我想，”吴防卫高兴地喊道，“一方面，我们讲解圣经真理的时候，要作为不容质疑的上帝的话语来讲解，这样我们就不会和不信者沦为同道了。另一方面，我们也要站在不信者的角度来辩论，尽力说服他们。是这样吗？”

“差不多，”郑二柳回答说。“在这两种情况下，我们都要运用理性和推理，前者是据理力争，就是站在基督教的立场，根据圣经所启示的真理和证据来回答对方，而后者则是以愚治愚，从不信者的角度，以子之矛，攻子之盾，破除不信者的盲目自信。”

“好，让我们去看准一傅和兹信琦吧。”

当吴防卫和郑二柳到底准一傅和兹信琦的家中时，兹信琦和准一傅欣然同意可以和吴防卫的朋友再谈一谈。

“吴防卫告诉我，你们两人对于基督教的可信性都有疑问，”郑二柳开门见山。“是不是有特别的原因，使你们不愿信靠基督为你们的救主？”

“当然！”兹信琦说。“我甚至都不相信上帝存在，更不用说信耶稣和十字架之说了。为什么我非得信上帝不可呢？”

“首先，请你知道我对上帝的信仰是源于我对基督的信靠。当我成为基督徒的时候，我就开始意识到上帝的存在，我从前从来没有这样过。”

“好，但这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”

“请稍候！让我先把话说完！我之所以相信上帝存在，是因为圣经一再这样说。事实上，离开上帝的创造，我无法相象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不管我向何处看，我所见到的都是上帝的工作和大能。”

“假如你所能说的就是这些，那你比纪尧真强不到哪里去。你们让我相信不合理性的东西。”

“我明白你所说的是什么意思。但是，作为基督徒，从我的观点来看，相信上帝是非常合乎理性的。当然，你不相信，我并不感到奇怪；你所信赖的是独立自主。”

“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，”兹信琦反对说。“我所看的只是事实，我所说的就是我所看到的。”

“兹信琦，当我自己有问题，寻求答案的时候，所信靠的是上帝的话语，所仰望的是上帝。但你自己所信靠的是独立思考，并不借助上帝的话语。告诉我，为什么你不信上帝呢？”

“因为信上帝是不合乎科学的。”

“为什么你认为科学是通向真理的道路呢？”

“这是唯一的合理思维的方式，”兹信琦回答说。

“谁觉得这样合理？”

“对我来说！”

“你看，你把你自己凌驾于一切之上，把自己视为真假的最高裁判。这就是你不接受基督教主张的原因。”

“是又怎么样？我决定不信基督教的时候，是自己独立判断的，但你决定相信的时候，不也是一样吗。决定信耶稣，是你自己的选择和决定。”

“不是的，”吴防卫坚持说。“在我成为基督徒之后，我知道信耶稣不是我自己的独立选择，是上帝首先拣选了我，并且使我能够相信他。”

“你之所以这样说，只是因为圣经上这样说。但事实并非如此。”

“你看，你之所以反对基督教的观点，还是因为你所寻求的是独立自主。请容许我问你一个问题。为什么你认为你是独立的，不用顺服上帝和圣经，就能晓得真理？”

“因为我认为谈论信靠上帝是荒唐的，”兹信琦说。

“是的，但你之所以认为这是荒唐的，是因为你所信赖的是你自己的独立性。你是根据自己的思路得出结论的。”

“是这样吗？”

“你所信赖的是你自己的独立性，但对此你并没有作出合理的解释。你的推理是一个循环论证，你说你相信你是独立的，因为你相信你独立作出的决定。不管你回答什么，你都无法解释你这种对自己的独立性的信赖，而这种信赖则是你的一切信念的基础。”

“你也是一样，”兹信琦辩解说。

“不一样！我并没有说我自己是最终的权威。上帝是最终的权威。维系我毕生的信念的是上帝。我知道这在你看来也许是愚拙的，但从我的观点来看你的主张是愚拙的，没有一致性。不仅在我看来是这样，从你自己的角度看来也是如此。”

“这怎么可能呢？”

“你所信赖的是自己的独立性，而这种信赖是没有任何的根基的。你自己想合乎科学，合乎逻辑，却摆脱不了这种二难的困境。”

“我想我明白了你的要点。但是，信仰上帝确实是不合乎科学的。没有证据表明上帝存在。”

“在这个宇宙中，你是不是在每个时刻都无所不在呢？你有没有离开宇宙寻找上帝呢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如此说来，你就不能确定无疑地说，科学是反对基督教的。你无法晓得所有的证据，所以你无法确证没有上帝。”

“我知道科学已经证明了进化论，如果进化论是成立的，上帝就不可能存在。”

“进化论只是一种理论，除非科学家知道关乎万物的一切，我们就无法确信他们所声称的知识是正确的认识。事实上，既然你是有限的，又拒绝信靠上帝，显然对任何事物，你都不能确定。如果你确信什么，就忽视了这一问题，只是对自己盲目相信。你绝对不会得出任何确定的认识。”

淮一傅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。“自以为是的兹信琦啊，这就是我一直想告诉你的，”他说。“但是，郑二柳，有一件事情你并没有认识到，你的确定也多不过兹信琦的确定。我们都是无法得到充分的证据，得出确定的认识。像上帝是否存在这样争议性强的事更不用说了。所以，我还是保持不可知论的立场。”

“淮一傅，事实并非如此。我知道上帝存在，因为上帝在他的话语中已经启示。上帝是无所不知的，假如我所信靠的是他，我就可以得出真正的认识，虽然我并不是无所不知，”郑二柳回答说。

“但是，我们并不能确知上帝是否真的启示了他自己，也无法确知上帝是否存在。我们不得不把这些问题放在一边。”

“淮一傅，你的问题是，你想作一个怀疑主义者，既不信赖自己，也不信赖上帝，你认为这样才真正安全。但是，你所完全确信的是我们一定不要那么确定。你和固执的兹信琦一样固执己见。”

“我不明白你到底是什么意思。”

“你主张我们对什么事都不要那么确定，但要得出如此确定的结论，你自己的认识并不充分。兹信琦确信他是正确的，但要保持这种确信，就不要涉及他的有限性和知识的不确定性。淮一傅确信自己是正确的，但他对此却没有明确的认识。你们为了坚持自己的主张，对于这些清楚的事实却置之不顾。”

“但你要承认，这是我们的最佳选择，”兹信琦回答说。

“我并不认为如此，”郑二柳说。“忽视问题，保持混乱，自相矛盾，或归信基督，这是你们自己的选择。基督能够救拔你们脱离这种思想的虚妄。他可以赐给你生活的盼望和意义，假如你们想得救，就要相信他死了，又复活了。但愿你们归信他。”

“你的辩解很有道理，”淮一傅承认。“但我们不想成为基督徒。”

“不论如何，福音也是传给你们的。我希望你们认真地思考基督的宣告。在《约翰福音》3: 36 节，基督说，‘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，上帝的震怒常在他身上。’”

郑二柳和吴防卫离开了淮一傅和兹信琦的家，他们一起回答郑二柳的家中，为淮一傅和兹信琦的得救祷告。吴防卫受到了鼓励；他不再是毫无护教的能力了。他和郑二柳都相信，受到会继续在淮一傅和兹信琦的心中动工，使他们归向基督。吴防卫和郑二柳继续忠心于自己的主耶稣基督，忠心地捍卫基督教信仰。